

我行我素

京江路遐思

□ 谢伟

人这一辈子，走过的路，遇到的人，经历的事，皆是因缘而生。

在我家的附近，有一条京江路。闲暇时，我经常来此漫步。这里接壤长江、大运河和金山湖，是个远离城市喧嚣相对僻静的去处。

京江路是条生态景观大道，在这里可以好好地徜徉四季，慢慢地感受人生。春季里到处有绽放的樱花、桃花、迎春花、紫荆、梅花、梨花，满目姹紫嫣红；夏季在附近的池塘里长有荷花、香蒲、菱角等，不时传来阵阵的蛙鸣；秋季散落在草坡地上的枫树、槭树、乌桕树红艳胜火，还有随风摇曳金灿灿的芦花；冬季里大地苍茫一片，银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

曾几何时，镇江作为入海口，至唐代江面仍宽达40多里，烟波浩渺。那种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”、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”的壮阔美景，让人浮想联翩。

原本誉为“江中浮玉”的焦山，如今也与陆地相连，在它的北侧还有称之为“海门”的旧迹。想当年，松寥山与夷山犹如巨大的门柱对峙，滔滔的江水奔腾东去，往来的舟楫，载着客商和货品，通四海、达三江。

如今漫步于此，却只见两座不起眼的山丘，如盆景般地卧在原处，由衷地感叹沧海桑田，变迁之大。

从金山湖的焦山一路向西，在京江路的左侧是金山湖，湖那边是市区，有密布的高楼大厦群，有春江潮广场。夜幕降临，在花灯勾勒下，类似浓缩版的“外滩”。湖这边有一条两面临水、狭长的堤岸，遍植着一行行的垂柳，又像是西湖的苏堤春晓，浑然天成。

文人书事

走遍天下书为友

□ 谭丁录



一书在手，天下我有。这个世界丰富多彩，想拥有的东西太多。

走过碌碌半生，突然发现，人生最宝贵的不是物质与金钱。而是那些阅读过的书籍，那些融化在骨血里的知识与智慧。

小时候，家庭贫穷，可以说“无从致书以观”。每假借于邻家，必定计日以还。也曾经抄过一些书，因为喜欢书上的一些段落或者词汇，生怕归还以后，再无相见之日。

记得那是上小学的时候，从一位同学那里借来一本《美猴王智斗群英》的故事书，书页脱落，封面被破，四个角都已经卷起磨痕。可见当时，那本书的翻看频率有多高。

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借得看三天，看过之后觉得很有趣，就像品尝母亲煮的猪肉一样津津有味。还书前的最后一个晚上，天下大雪，雪粒子落在瓦楞上，沙沙作响。我一直回味着书中的情节，觉得意犹未尽，于是半夜爬起来，点燃煤油灯，开始把书的内容抄在一个笔记本上。

天寒地冻，手指不能屈伸，凭着微弱的炭火取暖，在凌晨东方既白时，把书里喜欢的内容抄录完毕。当我站起身来，揉揉疲倦的眼睛，伸个懒腰，心中有一股完成大事的自豪感。

后来，我去了省城读书，学校里有了图书馆。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除了一日三餐，没有多余的美食和娱乐项目。我最喜欢待的就是学校的图书馆。用学生证办了借书证，每到开放的时候，就带一笔一本，选择最安静的角落坐下。

翻开一本渴望已久的书，就好像与一位知心的朋友在进行一场心灵的沟

通，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就像清水一样在我的心间缓缓流过，把心胸里面所有尝过的苦、受过的难、遭过的打击，都冲刷得毫无痕迹，五脏六腑也变得妥帖舒畅了。

记得有一年暑假，为了挣点生活费，就跟着村里人去邻村帮人家收割稻谷。烈日底下，汗流浹背，在农田里来回奔走，稻穗和不叶把手臂都划出了一道道鲜红的伤口。

繁重的体力劳动让我身心疲惫，中午休息的时候，躲在树荫下，凉风轻拂，我又掏出了随身携带的书本，津津有味地读起来，仿佛生活中的酸甜苦辣，在书本中早有暗示。

我也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一个农村人想要摆脱最苦最累的生活，读书爱书，与书结伴才有出路。

后来，我走上工作岗位，走上了三尺讲台。那时候工资并不高，记得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，异常兴奋，终于有了自己能支配的钱了。

我除了给父母买点礼物以外，剩下的钱最先就想到买我自己喜欢的文学书籍。

还记得那些买过的书有：《平凡的世界》《白鹿原》《尘埃落定》《穆斯林的葬礼》《飘》《红与黑》等，那时候想要得到一本属于自己的书不容易，生活拮据，自然不敢奢望。到现在为止，这些书都还优雅地躺在我的书柜里，多少次辗转搬家，我都舍不得抛弃这些人生的挚友。

走遍天下，以书为友，这是人生最大的财富。当人世的种种沉浮荣辱都已过去，钱财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而唯独我们读过的书与你共生，死也不会被别人掠夺。

叶芝说过：在心灵与想象之上的记忆中，分明有托身之地。不错，那就是死来沟(Sligo)。它是叶芝的“心乡”和葬身之地。我现在就动身，去那个叶芝“死了都要来山沟”。

作别都柏林，车一径向西北狂奔，于会长精心规划的线路行程是三个半小时。中国驾照在爱尔兰管用(只要在驾照管理服务网站简单做一个驾照翻译件)，在一段人车稀少的路上，我试驾了一段，尽管路况很好，中间有着宽宽的、时而白色时而橘黄的隔离线，右舵的方向，靠左行驶，开起来总是有点别扭，老是觉得眼前的一切被“镜像”，我被左右颠倒，疑心会有车迎面撞来。

两百多公里的路，走走停停开了五个多小时。越是靠近死来沟，越是挪不动脚步。那里山与海迤迤绵绵的景色让人心动，车开得越慢，心跳得越快。阳光穿过云层，像刀子一样扎下来，这是爱尔兰少有的好天气。山岛嶼峙载载人云，碧海湛蓝海鸟翱翔。那原野山海的碰撞，丰富着视野，不断刷新我对风景的认知。嶙峋的峭壁、弯弯的海滩、方格布状的田地串起一组组神奇的构图，那景色美得不太真实，像是电脑高手PS出来的一样。

那景色当是从仙境偷来，那景色里似乎有阎王的眼，那景色美得叫人不敢看……这仿佛是我心里一个形而上的地方，而不是地理上的某个具体地点。

在都柏林近郊，已去过叶芝的出生地——门前带一块小花圃的红房子。死来沟才是叶芝向往之地，叶芝的母亲是死来沟一位富商的女儿，母亲思乡心切，叶芝上小学时，举家迁回原籍。小叶芝厌倦消费体系包裹的

都市生活，也痛恨都柏林小资们的毫无文化和蝇营狗苟，宁可一头扑进民风淳朴的乡村怀抱。小镇上有诗人的童年生活，更有他的人生道路上投下的绵长影像。

“一生所愿之土，其美永不褪衰。”这是叶芝对死来沟的经典注解。他在自传中动心的描述让我心动：于我而言，死来沟的海湾和港口就像辛巴达航海奇遇中宝藏遍地的海岸，世上没有哪一个地方能让我如此魂牵梦萦心驰神往。

死来沟算不得盛邑，却是一个“被贝壳环绕”的精美小镇。黄昏一片紫艳，子夜一片渺茫。朴素而本真，清洁如圣境。哥特式雄伟壮观的中世纪教堂、沧海共长天一色的罗西斯海角、古树参天溪流缠绕的斯利什森林、延绵不绝的诺克瑞尔山……都是大诗人心之所向的景色，它们包含着内外双修的精神——既有外露的迷人画面又具内在的文学气质，难怪叶芝一定要归葬这里。

忽忽百年，诗风未沫。每年七月份死来沟都要办一个叶芝诗歌夏令营，孩子们在这里了解叶芝的成长背景，读诗、写诗，浸润于叶芝的灵气之中。

这的确是一个可以体会“时间煮雨慢度日常”的地方。叶芝爱这个小镇，他爱这里的村民渔夫聊天。许多流传于死来沟山野的神仙故事和鬼魅传说，这些无疑会在叶芝心里埋下了想象的种子。小镇所孕育的童年岁月成为叶芝早期作品的创作源泉，也是其醉心于雕琢华丽唯美主义诗歌的现实根基。

小镇上有许多民间传说，我也听到一些神奇的故事：“老鼠把你的头发拖到它的窝里，你就会犯头痛病……”

走进文学殿堂 感受文学荣光

——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速记

□ 鄧志坚

是日周五，天气放晴，艳阳下的江南水乡，正是播种育苗、掩瓜点豆的最佳时节。

子规声声里农家耕田忙，东风轻拂吐牡丹朵香，在这最美的人间四月天，到处都是醉人的春光。

下午2时许，高铁丹阳北站宽敞明亮的候车大厅，来了一群特殊的旅客，这其中有的村党委书记、教师、医生、护士、企业家、农民、杂志主编、退休干部和小学生，最大的74岁，最小的只有11岁。这支20多人的队伍，是丹阳市吕城镇作家协会的乡土作家和文学爱好者。他们由镇人大主席陈志明带队，从这里启程去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，那是他们心中最高的文学殿堂。

第二天上午10时，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。脚踏厚重的广场大地，沐浴天安门的阳光，仰望人民大会堂的星空，重温纪念碑先烈的教诲。他们把家乡与天安门联系起来，现在的农村农民富裕了，种地不再是为了口粮。村党委书记说，如果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，红旗就会像海洋。教师和医生更加坚定对事业的忠诚。企业家们铭记着时代的良心和道德的力量。

中国现代文学馆由巴金题写馆名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文学博物馆。下午2时许，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、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副主编陈涛，早早地站在大门前迎接。在讲解员的引领下，首先参观了“不著一字，尽得风流”的现代作家书房展和中国现代文学展。站在冰心、孙犁、萧军、臧克家、丁玲等大家的书桌前，感叹大家几代人在课堂上书本里见到的名字、听过的故事、读过的文章，是多么亲切。在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英名下驻足，在一部部仰慕已久的文学巨著前停留，在一件件弥足珍贵的文物旁沉思。玻璃橱窗里陈列着作家们一份份呕心沥血凝结的文稿，这是今天特地从文库中移过来的。王馆长对这些文稿作了重点讲解，热情地与大家

互动。

在这里探寻文学巨匠的足迹，聆听历史的回声，净化自己的心灵。《吕城》杂志主编庞云初倾心研读孙犁作品几十年，孙犁的精神风范和艺术成就感人至深。他在孙犁的书桌前久久不肯离去，决心早日将研究成果发表，告慰先輩。

文学馆二楼的会议室里，洋溢着轻松活跃的气氛。王馆长介绍说，中国作协刚刚举办了“作家活动周”，通过活动培育中国文学人才队伍，带动作协更好地面向作家，面向基层，面向社会。

中国文学馆贯彻服务基层文学团体，联系广大作家，举办活动推动文学创作更好发展。建馆以来，第一次接待来自基层乡镇的作家协会会员、文学爱好者和热心支持文学事业的村干部，感受到来自最基层人民的文学情怀，来自大地的蓬勃文学力量。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副主编陈涛高度评价了《吕城》杂志，这是唯一的全国乡镇级内刊文学杂志，已成为地方的一张文化名片，为乡镇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。

隔日上午，大家一早来到老舍纪

念馆。在这座普通的四合小院里，老舍先生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16年。《方珍珠》《龙须沟》《茶馆》《西望长安》等部都是经典，被授予“人民艺术家”的称号，可他却说自己是把热血洒在纸上的“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”，令人高山仰止。

走进鲁迅纪念馆，大家重温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和鲁迅先生爱国奋进的一生。“寄意寒星荃不察，我以我血荐轩辕”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。默诵着先生的经典诗句，感受着先生高尚的爱国情操和伟大人格魅力，牢记着先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，心中无限感慨。

三天的北京之行很快结束了，可文学巨匠们奋斗的历史，旧日的时光，难忘的岁月，都牢牢铭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久久不能忘怀。

每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不同，每一个人的社会责任也不尽相同，而文学带给我们的体验都是共通的。正如巴金所说：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，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。它们支持我们，教育我们，鼓励我们，使我们变得更善良更纯洁，对别人更有用。



文心 远足

远方不只有诗

——读《远方的诗和烟火》

□ 李钊

于兼摄影师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康凯而言，青藏高原上如诗如画的风光曾让他将目光停留，召唤他以脚步丈量走进远方的距离，用相机记录诗意的寻常生活里流淌着浓浓的暖意，引发他对“这是否是我们向往的生活状态”的思考；当鸟错过到困难后得到藏族同胞的帮助，让他深信，只要心中盛满爱，被爱便会随时降临；而古色的卓舞、木刻艺术等原始纯粹的藏族文化，让他触摸到千年传承下的灿烂文明和信仰背后的内在情怀，再度踏上追寻未知的旅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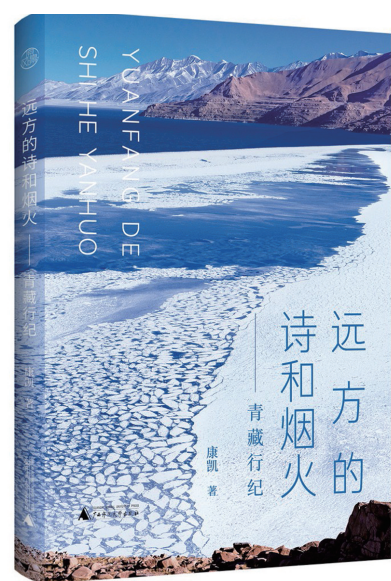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“说到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去”篇章陈述的是在与陌生人的相遇中，使心灵抵达幸福的彼岸，那么“与神的孩子相遇”篇章记录的则是透过熟人的过往，回望梦想最初的模样。

活佛达玛甲的梦想是修复爷爷创建的寺院，尽管寺院损毁严重，百废待兴，修复之路漫漫，可他的眼中始终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；画师土登格来是蜚声国际的唐卡艺术大师，他的梦想是继承和发扬唐卡这一民族艺术瑰宝，在不断开创新境界的同时，先后收下20余名留守儿童作为学徒，选派僧人教授他们藏文拼读和念诵等基础课程，让唐卡

程中，他的每一场邂逅都是“奇遇”：阿尼玛玛山上用身体丈量全程160公里朝拜路的转山人，使他震撼于信仰和坚守的力量；羊湖边的牧羊人单调又单纯的寻常生活里流淌着浓浓的暖意，引发他对“这是否是我们向往的生活状态”的思考；当鸟错过到困难后得到藏族同胞的帮助，让他深信，只要心中盛满爱，被爱便会随时降临；而古色的卓舞、木刻艺术等原始纯粹的藏族文化，让他触摸到千年传承下的灿烂文明和信仰背后的内在情怀，再度踏上追寻未知的旅程。

如果“说到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去”篇章陈述的是在与陌生人的相遇中，使心灵抵达幸福的彼岸，那么“与神的孩子相遇”篇章记录的则是透过熟人的过往，回望梦想最初的模样。

活佛达玛甲的梦想是修复爷爷创建的寺院，尽管寺院损毁严重，百废待兴，修复之路漫漫，可他的眼中始终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；画师土登格来是蜚声国际的唐卡艺术大师，他的梦想是继承和发扬唐卡这一民族艺术瑰宝，在不断开创新境界的同时，先后收下20余名留守儿童作为学徒，选派僧人教授他们藏文拼读和念诵等基础课程，让唐卡



对所有向往理想生活的人来说，远方是一个神秘且神圣的地方，憧憬去远方的路上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，遇见不一样的人。

远方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，每个人心中的远方也不尽相同，但广袤苍茫、神秘辽阔的青藏高原，无疑能满足大多数人对诗和远方的美丽想象。